

国家围棋队领队一职,我从1986年一直干到2004年。本文以国家队队员的去留为主线,回顾史实,披露本人的某些内心世界。

顾名思义,国家队是中国围棋精英云集之地,强强相遇,针尖对麦芒,必然产生更强者乃至最强者,成为国际比赛的主力阵容。在我当领队的年代,能够挤进国家队是棋手的普遍梦想。几十年过去,围棋大环境沧桑巨变,但是这一点并无本质变化。

# 国家队那些事

华以刚

国家围棋队于1965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前虽然有各种性质的临时“集训队”,但是此后调进来的队员不仅要转人事关系,甚至要转户籍。我本人从进队就是北京户口,成为国家体委的正式员工。这两条是显而易见的硬指标,而棋手的潜质就属于软指标,需要综合考虑棋手的天赋、创造力以及集中注意力

和用功程度等等。这就依据教练员的判断了。现在的国家队基本上使用等级分作为评价依据,这是管理科学化的巨大进步。但是等级分是从1995年1月1日开始试运行,到1997年1月1日才正式启用的,在此之前,国家队选人还必须考虑地区的平衡,在全国范围的合理布局,不能只选围棋先进地区的,也要兼顾有发展意愿的,暂时还处于后进地区的棋手。例如我和某省教练的沟通过程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的队员虽然实际水平偏低,年龄也偏大,要是上海队的,大概率就不在考虑之列。但是该教练强调队员棋龄短,进步快,说明他有悟性:“更重要的一点,我们省如果有队员能进国家队,省体委就会拨出省队的编制。希望考虑一下。”我和班子搭档聂卫平和罗建文共同决定,为减少一个围棋空白省,最后吸纳了这名队员。现在这个省已经成为围棋大省。

国家队是培养棋手的地方,可谓天经地义。否则,为什么要建队,为什么要配备领队教练等等?但是,根据我的实际经验,如果水平差距实在太太大,国家队就会变成受折磨的地方。戏将网上鸡汤名句改一个字,就叫“技不配位必有灾殃”。国家队不仅人才荟萃,强手如林,而且棋风亦如百花齐放。初出茅庐的、对棋的本质了解肤浅的,面对高手们的深奥棋理和高谈阔论,有可能变得无所适从,高招没有学会,来队之前那些未经教化的独特“野招”却弄丢了,成了邯郸学步,精神将会非常痛苦。遗憾的是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最近,几个老国家队队员与我交谈,回忆起我对遣返回省队员进行告别谈话时的口头禅:“国家队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说实话,时间久远,没有他们的提醒我几乎忘了。按照逻辑,前半句一定是:“很遗憾我要暂时告别国家队了。”前半句是通知,后半句的“口头禅”是鼓励。事实上,大门虽然敞开,但是大多数队员离队后往往年龄偏大,在事业上冲顶的心气淡薄了,而且多有省里安排当教练,毕竟这也是一种稳定的归宿。所以鲜有回归国家队的。时过境迁,老领队与老队员共叙往事,只有友情,没有利害关系了,也是人间一乐。

几年前,用了十几年的台式电脑坏了,已有手机和平板电脑,台式机也就不更新了。电脑桌的台面空了,放着既无用又占地方,想送人,但无人要。妻多次催我丢掉它,但我总是下不了决心。一是觉得丢弃可惜,还有一个原因是,电脑桌下面的搁板上,放着三个高半米的叠加的纸箱,里面装满的东西,无处可放。

一晃多年过去了。最近妻逼得紧。她说,年纪已大,来日不多,说不定哪天你想动也动不了!

理吧。为挪出电脑桌纸箱里的东西,必须腾出房间空间。下决心,将占最多空间的书处理掉。连续花了好几天时间,将长期不看、今后也没时间再看但一直舍不得丢掉的书籍处理掉,竟扎了七捆,重近百斤。事后将每捆书的书脊,都用手机拍了照,留个纪念。电脑桌上盒内东西也一并清理。两个书本大小的公文包,已保存了二三十年,舍不得丢掉。一个上

面印着“卢湾区教育学院”的金字,另一个是上海教育出版社举办论文比赛的纪念品。两个包人造革的黑色皮面已发硬,上面还有白色霉斑。这次忍痛割爱。不忘拍个照片,依然让它留在我的身边。还有去香港旅游发的纪念品,仿绿宝石的塑料挂件,纸质挂灯,过时的地图和宣传品……经过慎重的

体验“断舍离”

姚胥隆  
选择,很多东西坚决“断舍离”了。陪伴十几年的电脑桌,终于和它告别了。看着空出的地方,我立即想买一个新的三门低柜。在网上很快找到合适的家具。正要下单,妻问我,买来的新柜里放什么?你今后书还会进一步清理,腾出的空间会更多。再看看那块空地方,细想,是啊,才腾出来的空间,为什么一定要填满呢?留着空,不好吗?习以为常的思维模

从正大广场“榧鲜”的窗口西望,傍晚的外滩,排门板般矗立着的各式建筑,仿佛逆光下拍的照片,金光勾边,低调优雅;江水的微音与海关自鸣钟发出的宏声,形成了一种美妙的和弦。无敌景观,说它“余霞散成绮”,毫无问题,但若拈出“澄江静如练”来,那就太高调了——潮起潮落,早已把一条条的“练”,刮成了一片片的“鳞”。而这,才是让人遥吟俯仰、逸兴遄飞的灵感燃点。

此时,窗内的一处海鲜展台边,一位大厨正在鼓捣拿捏盆里的一团东西。问:“这是干吗?”答:“按摩。”又问:“给谁?”又答:“望潮。”

呵,现在的大厨很文艺、很徐志摩!也许是眺望浦江信潮,望得太多的缘故吧。

“在台州,它被叫作望潮,也就是章鱼。”身后的严董用一种唯恐伤到对方自尊心的温煦语气提示了我。

“哦,哦”,赶快找个角落“度娘”一下:望潮,即短蛸,是一种小型章鱼……

再倒过来查“章鱼”条,在“别称”或“俗称”一栏却无“望潮”名目,可见它确实比较局域、冷僻。至于为什么小型章鱼叫

望潮,“百度百科”没有说明。不甘心,再查。有点眉目:洪迈《容斋四笔·临海蟹图》:“七日望潮。壳白色,居则背坎外向,潮欲来,皆出坎举螯如望,不失常期。”李时珍《本草纲目·介·蟹》:“似蜉蝣而生海中,潮至出穴而望者,望潮也,可食。”

显然,此处的“望潮”是一种十足甲壳动物,而不是头足纲海员软体动物。

还是看看宁波、温州一带坊间说法吧:据说潮汛来临时,这货的触手会上下摇动,好像盼着潮水到来,渔民可据此判断潮水涨落,故名“望潮”。又,我看过一篇网文,据其说,《宝庆志》(疑为《宝庆四明志》)里有记:章鱼大者曰“石拒”,其次者曰“章举”,又小者曰“望潮”。再,乾隆象山名士倪象占《蓬山清话》第十六卷曰:望潮,“比章鱼(章鱼)略小,味胜,喜逐夜潮而游”“人候潮涨,蕪松明以取之”。

反正,“望潮”用的是文学语言,外延大;“章鱼”用的是科学概念,内涵大。

今日静安寺对面的静安公园,原是1876年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建立的静安寺公墓,俗称“外国坟山”。占地60亩,至1928年,短短52年就宣告满员,再无扩张余地。1952年市人大通过迁葬提案,改建为静安公园,1955年建成对外开放。上海解放前后我家曾在此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时我的姑父在上海镗锭医院(今肿瘤医院)上班,宿舍就在那里的木板铁皮房。我母亲原在江苏武进务农,上世纪四十

年代曾来过住过几次,1949年5月25日,她就在这里经历了上海解放的日子。解放后,环境安定了,母亲也几次带我到姑父家小住了些日子,那时我也有5岁了。在一个农村孩童的眼中,墓园与乡间是截然不同的神秘世界。高低不一的十字架、雕像、石碑、棺椁,或独身站立,或排列成行,远望是一片错综复杂的石块森林。风轻抚着石雕,雕像

朦胧的眼睛注视着静穆的墓园,石砌的小路落满了褐色的树叶。时有外国人三五成群前来祭扫,献上一束束鲜花,灰白的鸽群在上空盘旋。有时母亲带我路过有高烟囱的火葬场,会看到老工人在火化的骨灰里扒拉没烧化的骨粒、纽扣,细致地把它们拣出来,分别装入几只外观精美的盒子,问他何用,老人也从不回答。有时母亲也会带我散步去北大门,驻足观看路对面前寺后塔、佛殿破旧的静安古寺。

顽童很快就熟悉了这里的环境,墓园成了我玩耍的乐园。在这里,更遇到了另一些暖心的事。

当时宿舍区已驻有解放军,我们的板房与背锅挑桶的炊事班为邻,领头的班长大家都叫老魏,是北方人,身材不高却迈着稳健的步履,微黑的脸膛,闪烁着沉着刚毅的神色。喜欢串门的我很快成了炊事班的“常客”。每逢包了饺子、蒸了包子,老魏都会给我送来一大碗。那时候供应的配给米质量很差,掺杂的沙砾不少,来来去去常见老魏在大木桶里淘米。那木桶比我还高,几十厘米也只占半桶。老魏总是用舀水的大勺,盛了半勺米慢慢在水中淘洗,直到筛去底下的砂石,细致入微,聚精会神,那是他的日常功课。

有次改善生活,老魏操刀剁馅,包了牛肉圆。

若不仔细观察,一般人非常容易把章鱼、墨鱼、鱿鱼视为一物。那是可以原谅但不可纵容的谬误啊。

手边正好有台州籍美食作家王寒所著《东海寻鲜》一书,当中一段说得非常有趣而清晰:“三兄弟中,最有骨气的是墨鱼,一身硬骨,大如眉瓦,旧人以此卜卦……至于鱿鱼,是软骨头。章鱼则柔若若无骨。有骨的鱿鱼,墨鱼,游起来极快,无骨的章鱼行动缓慢,以腕中吸盘沿海底爬行。”

其实呢,除了“骨气”,它们之间还有个最大的区别——鱿鱼、墨鱼,十爪;而章鱼,八爪。

由此,章鱼之最富于形象性、最令人过目不忘的响亮名称,猛然浮出——八爪鱼!

那么,“榧鲜”大厨给八爪鱼按摩是何居心?当然不是“叵测”的:八爪鱼虽然“骨软膏柔”,然而肉质坚韧,不易嚼烂。于是当地人烹烧之前用小水辣蓼或桑叶把它包裹后在木桶里反复捣跌,这样吃口便松脆了(一说使肉质紧致)。倘使在高大上的餐室里

做反复捣跌动作,自然有欠文雅,那就改“按摩”好了。此举令人联想起给屠宰前的和牛“欣赏”音乐的场景。

感觉舒服极了的八爪鱼不知死期将至,等待它的,或红烧,或爆炒,或酒炖,或盐水白灼,或切条与其他食材共冶一炉……“榧鲜”则取法于冰镇:反复摔打或按摩至“望潮”爪后翻,用手指试掐一下,以脆断为佳;把“望潮”头瓜掰断待用;先把头在沸水中煮2分钟,再把瓜放入煮30秒,出锅,冰镇,使其变得更脆,然后装盆。蘸料而食,鲜美无比。

咱们邻国有种食俗:人们把活的八爪鱼斩成还在动弹的八块直接送到嘴里咀嚼。如此美食大冒险的事儿,须慎从之。不过,绕过余烫环节,采用鱼生之法,亦可考虑:理论上说,八爪鱼可生吃而墨鱼、鱿鱼不可。

《蔡澜食典》中说:“意大利沿海的居民,无八爪鱼不欢,他们多数将之煮熟了切片,拌上橄榄油和香草,就那么吃,也没特别的烹制方法,那是他们的八爪鱼种好,怎么做也不会硬的。”看来,那里的八爪鱼比较聪明:知道与其作顽强抵抗或被按摩,最终还是个死,倒不如索性直接躺倒算了。

古人云:“凡事不宜刻,若读书则不可不刻。”这个“刻”字,不妨理解为“苛刻”。“苛刻”的意思是说人们读书时得逐字逐句地理解原文,每个字词都不能轻易放过。这样的“苛刻”,是我们读书尤其是读古籍时应持有的态度,也可以说是读书的一种方法,即所谓的“精读”法。另外,我们在从事典籍外译工作时,“苛刻”的态度和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对典籍的理解出了问题,外语表达自然就不会是正确的。

近读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在“勉学”一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其中的“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一句常为人所引用。我因为要将这句话翻译成英文,所以花费了一点时间和精力对原文作了一番探究。探究的结果却是我大吃一惊:我发现后世引用者往往把“雌黄”理解为“评论”或“判断”,其实“雌黄”在这句话中的原始意义并非如此。查《辞源》可知,“雌黄”一词有三解:一,矿物名。晶体,橙黄色。《史记·司马相如传》引《子虚赋》:“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垩。”二,古人以黄纸书字,有误,则以雌黄涂之。因称改易文字为雌黄。所引例子正是《颜氏家训》中的这段话,说的是人们在校书时不能随便涂改纠正别人的文字。三,评论。元周密《齐东野语》十九“著书之难”:“近世诸公,多作考异、证误、纠谬等书,以雌黄前辈。”今讥人信口雌黄,本此。所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一句的原意,应该理解为“如果没有读遍天下所有的书,不能用雌黄涂改别人写下的文字。”颇为有趣的是,2021年出版的由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翻译的《颜氏家训》中对这句话的英文理解完全正确,表达自然也没有问题。田教授还在“不得妄下雌黄”处加了一个注释来解释“雌黄”是什么意思,就是上举《辞源》中的第二项解释,如此这般,翻译的目的就彻底达到了,相信英语读者是能理解原文意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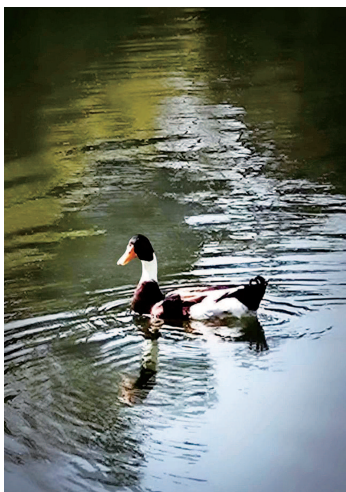
当然,有人会说这句话中“雌黄”的延伸义就是成语“信口雌黄”或“妄加评论”之义。这自然没错,《辞源》第三项就是这样解释的。但我们在翻译时,还是应该像田教授那样译出原始意义。

由于圆子多,大煤炉烧煮时油沫外溢冒烟起火。老魏见状,分开手足无措的战士,大喊一声:“不能泼水,让我来!”只见他用一件值夜班穿的军大衣捂上去,熊熊火舌,瞬间成了缕缕青烟。

难忘的四个月过去了,解放上海的功臣要移防了。一个霞光满天的清晨,连队要摄影留念。百十号人或站或坐排好队形,老魏见我正在旁边看热闹,就走出来抱起我交给坐在正中的连长。很可

惜这张定格历史瞬间的照片,母亲竟未能如愿留下一张……

如今浏览静安公园,只有入口处32棵两排百年法桐组成的林荫大道和园西北的大理石凉亭,那十根罗马柱雕刻精细,还可算是当年的原件,其余统统都是后建的新景观了。苍黄翻覆,换了人间。静安公园的沧桑巨变,不正是中国人民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主宰自己命运而崛起的一个缩影和见证吗?



优哉游哉 摄影 徐炳兴

## 两棵花树

红萍

一株在湖的对面,在偏僻之处。

身处人海里的花树,像明星,像名人样受青睐,大家都站在它身边拍照。

身处偏僻处的花树,无人问津,无人打扰,安静地站在湖边,倒影绰约。唯一打扰它的就是风,风一来花枝乱颤,花影碎在水里荡漾。

——如果两棵花树有思想,会不会互相羡慕?

## 七夕会

式,让我自然地感到,让地方空着不放东西,好像是一种“浪费”,可惜了。这种“塞满”不留空间的想法,应该改变了。

于是,我索性又将坐了十几年、已脱了皮、不舒服的黑色皮转椅丢弃,将房间家具重新调整布置。不必要的东西少了,空间大了,二十多年未变的房间,顿时给人宽敞的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既有新鲜感,又感到舒服。

物质上的“断舍离”已不是新鲜的话题,那么精神层面上,是否也存在“断舍离”?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是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不少人总是排得满满的,生怕浪费一分一秒。殊不知,精神层面上也应重视“断舍离”,主动减“满”,多留出一些空间,创造可按自己意愿行事条件,享受自由宽松舒适的生活,那该多好啊!

其实,“断舍离”首先是精神上的。做到了精神上的“断舍离”,才会真正实现物质上的“断舍离”。



延伸义就是成语“信口雌黄”或“妄加评论”之义。这自然没错,《辞源》第三项就是这样解释的。但我们在翻译时,还是应该像田教授那样译出原始意义。